

doi:10.3969/j.issn.1673-6060.2017.05.017

《本草纲目》中草药名称的认知模式分析

孔亚琼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摘要:《本草纲目》中收录了422种中草药,其命名较为复杂。从认知角度来看,这些中草药的名称涉及了命题模式、意象—图示模式、隐喻模式、转喻模式等认知模式。从认知模式分析中草药名称,有助于帮助人们更深入地了解中草药名称的命名特点及其所蕴含的中草药属性。

关键词:《本草纲目》;中草药名称;认知模式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6060(2017)05-0082-03

中药不仅是中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百姓耳熟能详。因此,历来中医研究者对中药的研究不断,但对中药名称的研究主要以“正名”为目的,最终为医学服务,而较少有人关注药名的语言学价值。基于此,笔者试图对《本草纲目》(2011)中草药名称的语言学价值进行研究。本研究以草部、木部、菜部、果部、谷部五类中的已被训诂正名的药名为研究对象,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对中草药名称的认知模式进行考察和分析。

Layoff(1987)提出用“理想化认知模式(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s,简称ICM)”研究自然语言中概念——语义范畴和概念结构的路子^{[1]61}。具体来说,“理想化认知模式”有四种类型:命题模式、意象—图示模式、隐喻模式和转喻模式。笔者将依据这四种认知模式对《本草纲目》(2011)中所收录的中草药名称进行阐释。

一、中草药名称的命题模式

命题模式概括了在某一个语义范畴涉及的相关认知域里的背景知识和信仰,是数个认知域里的知识形式的网络,这些知识包括对待定对象成分、属性及其间关系的认识^{[1]62}。《本草纲目》的部分中草药名称是以命题模式存在的。

在对《本草纲目》(2011)中所收录的422个中草药名称的音节形式特点考察中发现,单音节中草药名称有51个,占其总数量的12.09%,它们都是以命题模式的形式存在的。例如:艾、稗、葱、柑、韭、

梨、李、梁、芥、柳、芦、葵、梅、桑、漆、松、苏、柚、芝、杏、竹、粟等。

此外,双音节和多音节中草药名称中以命题模式存在的也不在少数,具体有两种表现方式:一种是判断关系,另一种是限定关系^[2],而以限定关系表现的中草药名称居多。表现为判断关系的中草药名称主要是以“主谓式”的结构特征呈现的,且作为主体的概念在前,反映特征和相互关系的概念在后。《本草纲目》(2011)所收录的中草药名称中,共有356个复合式合成词,其中“主谓式”中草药名称有8个,占中草药总量的2.25%。例如“王不留行”的概念结构为“王命也不能留其行”,概念主体是“王”“王不留行”则是对主体“帝王”的行为特征的描述,二者结合在一起指“该药性走而不住”。表现为限定关系的中草药名称则主要以“偏正式”的结构特征呈现,其作为主体的概念是被后置的,而起修饰限定作用的结构部分则被前置。《本草纲目》(2011)中的“偏正式”中草药名称共有316个,占合成词总量的88.76%,例如“金银花”的概念结构为“金色或银色的花”“花”是概念主体,“金”和“银”是对“花”颜色的修饰;再如“龙胆草”的概念结构为“叶如龙葵,味如苦胆的草”“草”是概念主体,“龙胆”则是对该药材的形态特征和性味特征的修饰限定。

二、中草药名称的意象—图示模式

Johnson认为,人类的理解和推理是凭借着意象图示进行的,各式各样的图式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经验

收稿日期:2017-01-20

作者简介:孔亚琼(1988—),女,河南郑县人,在读硕士,主要从事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的经络^{[1]112}。常见的意象—图示模式有:容器图式、部分—整体图式、中心—边缘图式、系联图式、路径图式等。在对中草药进行认知的过程中,《本草纲目》常常按照意象—图示的方式对其进行认知与命名。

(一) 容器模式

容器图式的结构成分有三个,即内部、外部和外界,其基本逻辑来自内部结构的配置方式。容器图式认为概念之间的关系就像容器和物体之间的包容和被包容的关系,物体要么在容器里面,要么在容器外面,即P或非P^{[1]114-115}。人们运用容器特征对中草药进行认知和命名的过程中,主要体现在其形态特征方面。例如“扁豆”,《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对“扁”的释义为:物体的厚度比长度、宽度小;“扁豆”中“扁”即为其外壳的形态特征,而“豆”则是外壳所包裹的子实。

(二) 系联图式

系联图式表示的是两个事物之间相互连接或联系的关系。对中草药的认知和命名主要体现在具体事物连接和抽象事物系联两个方面。具体的连接表现在药材部位与部位之间的连接。例如“白及”,其根白色,连及而生,故曰白及^[3]。抽象化的系联关系表现在该药材与相关事物之间,例如“木耳”,“耳”是人身体部位的一部分,与客观世界联系在一起,故将“生长在树木上的长得像耳朵形态特征一样的东西”命名为“木耳”。

(三) 部分—整体图式

在中草药名称中,药材各个部分的特征与其整体特征之间会形成一种“部分—整体”图式。例如“决明子”“木鳖子”“牵牛子”“蛇床子”“菟丝子”等都是用药材的子实命名的,把整株药材看成一个整体,而它们的子实则是整株药材的一部分,从而形成了“部分—整体”的结构模式。还有一部分中草药名称是用药材的部分特征来代替药材整体,如“大青”“小青”,它们的叶和茎都是深青色,故用叶茎的颜色命名之;“翻白草”的叶子背面是白色的,故以其叶子的形态特征和颜色特征命名;“鸡肠草”,叶子像鸡肠一样的草,该中草药则是以药材的叶子的形态特征进行命名的;“马齿苋”,由于其叶呈现出马齿的形态特征而得名。

(四) 路径图式

路径图式是由起点、终点、路径和方向构成的,其生理基础是:当物体从一个地点移到另一个地点时,一定有起点、终点和路径^[4]。人们有时也会用这种方式对中草药进行认知和命名,如“通草”指“有细孔,两头皆通的草”,对于其两端,一端被看作“起

点”,另一端被看作“终点”,其细孔为“路径”。还有以“海”“胡”等开头的中草药名称,是将药材的来源看作一条“路径”,其原产地被看作是“起点”,将原产地看作是“终点”。此外,还有以药效或药材功能为出发点所形成的动态路径,如“泽泻”可以去除人体内多余的水分,人们可以将人体视为“起点”,去除水分的过程被视为一条抽象化的“路径”,人身体之外则是路径的“终点”。

三、中草药名称的隐喻模式

人们通常都是把比较熟悉的、具体的概念域映射到不太熟悉、比较抽象的概念域,目的是便于对后者的理解。这种从一个概念域向另一个概念域映射就是隐喻。隐喻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模式,是人类对抽象范畴进行概念化的重要认知工具,在人们对中草药进行认知和命名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通过对《本草纲目》(2011)中的中草药名称考察和分析发现,有些中草药名称是通过隐喻实现的。具体包括人体隐喻、植物隐喻和动物隐喻。

(一) 人体隐喻

认知语言学家认为,人类的概念系统是人类经验的产物,而经验是通过身体获得的。因此,部分中草药名称既来自人类身体和社会经验的结构性质,也来自人类天赋的认知能力。例如“人参”,因根如人形而得名;“仙人掌”,形态特征似人手掌且通体满刺而得名;“佛手”,因其果实的外形特征像佛像的手形而得名;“白头翁”,其近根处有白茸,状似白头老翁,故以为名。类似于此的中草药名称还有很多,人们在对这类中草药进行认知的过程中,通常是将人类身体的某些特征映射到中草药的形体特征领域内,以人类的某些身体特征来表示中草药材在形体上的某些特征,并对其进行命名。

(二) 植物隐喻

人们对于中草药材的认知和命名,有时也会把某些植物的特征映射到中草药领域之中,从而形成相应的隐喻认知模型。

植物隐喻是在不同植物的概念域中建立一种隐喻映射关系,主要体现在形态、性味、生长时间等植物认知模型之中。例如“半边莲”,小草也,秋开小花,淡红紫色,只有半边,如莲花状,故名;“假苏”,叶锐,多野生,以香气似苏,故呼为苏。还有一类比较特殊的植物隐喻,人们在对这类植物进行认知的过程中,通常是将具有共同特征的植物归为一类,并结合它们之间的共同特征和区别性特征,建立隐喻

关系并对其进行概念化。如“石蕊”，生太山石上，其状如花蕊，故名；“长松”，其叶如松，服之长年，功如松脂及仙茆，故得名；“水苏”，此草似苏而好生水旁，故名水苏；“仙茅”，其叶似茅，久服轻身，故名之。对于这些种草药材的隐喻认知，人们往往是以它们的共同特征为认知基础，进而把认知焦点放在其区别性特征上，完成隐喻映射。

(三) 动物隐喻

动物隐喻则是在动物的某些特征与中草药材之间建立的一种隐喻映射关系，主要是以动物的形体、气味、行为等映射中草药材这一目标域。动物形体认知模型，如“龙眼”，龙目，象形也；“马鞭草”，穗类鞭鞘，故名马鞭；“鼠尾草”，鼠尾以穗形命名；“狗尾草”，穗形象狗尾，故俗名为狗尾；“鹿蹄草”，鹿蹄象叶形，故命之；“牵牛子”，此药始出田野人牵牛谢药，故以名之；“马齿苋”，其叶比并如马齿，而性滑利似苋，故名。

四、中草药名称的转喻模式

相对于隐喻来说，转喻的形成则具有认知域内部特征，是用同一认知域中一个形象的事物或概念来替代另一事物或概念^[5]。人们在对中草药进行认知和命名的过程中，所涉及的转喻认知模型主要有实体模型和范畴模型。

(一) 实体模型

人们常用实体模型中容器图式的认知模式对部分中草药进行认知，使得中草药这一认知客体和与其形成容纳关系的客体之间建立起一种转喻映射关系。例如“络石”，以其包络石木而生，故名络石。该中草药材表现出“网状”的生长形态特征，联系生长中的药材与石头的相对位置关系可知，该药材呈现出的“网状物”如同容器一般，缠绕着石头。又因为喻体“石头”相对于认知客体，更容易引起人们的

注意，因此，以“石头”代指该药材并形成概念。再如“大腹子”，由于其果实的外壳很像人的大肚子，且子实被包裹其中，二者之间形成了容纳与被容纳的关系。由于其果实外壳的形态特征具有凸显性，故被人们借来代指该药材这一本体。

(二) 范畴模型

范畴模型是由同一范畴内的实体（范畴成员）之间或范畴与范畴成员之间产生的映射而形成的转喻关系。在对中草药进行认知的过程中，范畴模型中的“部分”和“整体”之间形成的转喻关系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这一转喻映射关系中，人们常把药材本身看作一个整体，用该药材某一部分的特征来指代该药材的整体特征，并将其概念化。例如“梨”，就是用其性能特征来代指认知客体的整体特征，形成转喻映射并概念化的结果。梨者，利也。其性下行流利也。再如“桃”，桃性早花，易植而子繁，故字从木、兆；“北”十亿曰兆，言其多也。也就是说，药材“桃”是用果实繁多的特征指代该认知客体的整体特征，从而建立转喻映射关系。

参考文献：

- [1] 张敏. 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2] 徐蓓. 中草药名称理据的认知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3.
- [3] 李时珍. 本草纲目[M]. 柳长华, 柳璇, 校. 北京: 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1: 401.
- [4] 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概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71.
- [5] 章宜华. 语义·认知·释义[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 63.

(责任编辑: 王凤玲)

Cogitative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Names

KONG Yaqio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7, China)

Abstract: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made a collection of 422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and the names of the collected medicines are relatively complicated. From a cognitive point of view, the names of these herbal medicines involve such cognitive models as propositional patterns, imagery schema patterns, metaphorical patterns, and metonymic models. The analysis of Chinese herbal names from the cognitive model will help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naming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and the attributes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Key words: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names; cognitive pattern